

院墙

● 叶
有
声
著 ●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院墙

· 叶有声 著 ·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院墙/叶有声著.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307-09252-5

I. 院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6141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责任编辑: 胡欢芸

责任校对: 曹 静

版式设计: 唐 焰

出版: **武汉大学出版社**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发行: **武汉格鲁伯语言文化有限责任公司** (430074 武昌光谷 国企中心)

(电话: 027-87773552 电子邮件: books@globepress.cn)

经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3.75 字数: 33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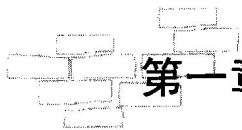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09252-5/I·460 定价: 35.00 元

策划: **武汉格鲁伯语言文化有限责任公司** 网址: www.globepress.cn

目 录

第一章	进 城	1
第二章	燕 尔	30
第三章	陷 阱	63
第四章	捉 奸	90
第五章	宴 会	116
第六章	钓 鱼	142
第七章	情 深	170
第八章	幻 灭	193
第九章	陶 醉	218
第十章	徬 徨	249
第十一章	问 鼎	282
第十二章	绞 索	305
第十三章	伊 人	326
第十四章	尴 尬	348
第十五章	失 落	369
第十六章	力 竭	391
第十七章	惆 怅	410



第一章 进城

甘玉凤清晨出门的时候，山还在晨雾中，溪水在山脚下薄雾轻纱里流淌。那些抢早洗衣女还没一个来溪边，她已经拎着旅行包悄悄走过木桥。木桥只用两棵树并拢横过5米多宽溪面，放在溪两岸。山里人历险惯了，可以和走大路一样走过。甘玉凤初、高中都是走过木桥去县城读的，今天又走过木桥，她要去城里打工。她的最要好的同窗刘玉兰和韩玉洁，早在去年放弃上大学之后就先她进城了。她心里还是很急的，要尽快进城去寻找她们。

校园结拜

时间要倒退至去年。准确地说，是 20 世纪最后这年。

难怪人说七月气温像火，七月底，论说也应该是秋天了，可还热得那么疯狂。

亦即通往县一中的水泥路面，简直是个炭火正旺的大火盆。若不是穿着凉鞋，她们的脚板早就烫伤了。有幸她们三人都穿的长袖衫和长腿裤，从上到下都保护着。要不，那白皙的皮肤不晒糊才怪呢。汗流浹背，她们都没打伞遮阳，好像在和火般的太阳较劲，真有股子农村学生拗倔精神。

这体现了农村姑娘性格的顽强。

其实她们已经早在两个月前就离开了这县一中，即将要跨进大学之门了。她们是县一中三才女，一个叫刘玉兰，一个韩玉洁，一个甘玉凤。老师称她们三玉。现在三玉手上都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而且都是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按捺不住兴奋往母校走来。心里都极其复杂，从来不曾有过的激动、兴奋、激情刻在各人脸上，而眼里却又隐隐含着失落、缺憾、沉重。

三玉想来母校看最后一眼，与母校告别。但她们却忽视了今天还正是学校放暑假。校园里冷冷清清，死一般寂静，没有往日的热闹欢腾。三玉在操场中间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。远远望去，教室门都紧闭着，几无生气。来时那种激动、兴奋瞬间消失干净，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涌进心扉。她们扫兴地往球场外法桐下走去。这里似乎还有些凉爽。讲究不了干净不干净，坐了下来。望着那边往日进进出出的变色教室门，甘玉凤忽然泪雨潸然，好不伤心。像传染病一样，韩玉洁像感染了，眺望往日的女生宿舍也落下一串泪珠。唯独刘玉兰没泪水，只是一脸认真。

“你们怎么啦，好端端的，淌猫儿尿。没出息！”刘玉兰说。

韩玉洁流淌半天泪才打住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怨我们命不好，生在穷山恶水间，考取了大学却不能——！”忍不住，又一连串往下落泪珠。

“喂，你们有完没完？没死爹没死娘老哭什么，眼泪卖不出钱，帮不了升学忙！”刘玉兰说，“考取了应该高兴。即使不能去就读，那不是我们自身原因，用不着悲天悲地如丧考妣，条条大路通北京嘛！”

满脸湿泪的玉凤突然接过去说：“对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！不哭，谁再哭就是小狗，我们一起来笑吧！”

玉兰：“谁不笑是小狗，来，预备——一二——三！”

玉凤和玉兰一起笑着。玉洁实在笑不起来，但最终还是被玉兰和玉凤逗笑了，不过是不出声的像哭的笑。笑过一阵之后，玉兰说：

“风说得对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可天生我才必奋斗，奋斗才有用，坐等天上掉下馅饼是无用之材！”

“怎么奋斗我才有用呢？”玉洁脸上愁云不散，“不能升学了，好比翡翠埋在深山泥土里，展示自身价值谈何容易啊！”

玉凤呛一句：“还没出校门，生怕怀才不遇，唯恐人家不知你是才女！”

玉洁刚要还击甘玉凤，被玉兰打了一巴掌，话头打掉了。她不让她还击。

“怎么奋斗？继续升学是不现实了。出路在哪里，我想你我都心知肚明。”玉兰左手摁住玉洁肩膀，右手摁住玉凤肩膀，说，“这样吧，我们各人把怎么奋斗写在手掌上，然后一起亮出来！”

玉凤高兴说要得，随即掏出中性笔在手上写了两个字，而后将笔递给玉兰。玉兰不假思索地写了两个字，随即把笔转手给了玉洁。玉洁想想也将笔拿过去。三人写完玉兰喊：“一二三，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快快打开手。”

院 墙

三只掌上竟然不约而同都是这两个字：

进城！

三玉从地上弹起，欢腾乱跳，高兴雀跃。

“这条路，我们和大多数山里兄弟姐妹一样，是走定了的。”玉洁冷静下来说。

“没错，进城打工是山里伢——不管男伢女伢——一条重要的出路。”

玉兰补充说，“可我们算是农村的知识分子了，进城不只是求生存，”她用眼睛看住玉洁，“重要的是求发展，开拓自己的前程，让我们这块翡翠闪光，展现自身价值！”

玉洁叹了口气。说：“我总觉得前途渺若烟云。”

玉凤不满玉洁泼冷水，没好口气地抢过去说：“你活活一个林妹妹，多愁善感。伤感伤心肺可知道？那样注定要短命！”

玉洁恼怒地回击：“你是乐天派，长命百岁，前途光明！”说完拔腿就走，头也不回。

“气泡子！”玉凤故意冲玉洁后背说，“气泡子就是气球，气球上不了天就破！”

玉兰却追了上去，截在玉洁面前：“同学一场不容易，往日好得多一个头，今天何必为一句话生气呢？”

玉洁已经气得泪水在眼里打转，面对玉兰站着，不想多说。

玉兰说：“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，可无论如何也不能拿我们的友谊作代价啊！”

玉凤是位有口无心，不愿思想的人，随即又自我检讨：“好了好了，我没心没肝没脑子，向你道歉好不好，我的洁姐！”

玉凤的一声洁姐，倒是启发了玉兰。见这时玉洁脸上没有了气恼，玉兰说：“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为了我们同窗六载建立起来的牢固感情，像圣洁的火样永远不熄灭，我们三玉结盟姐妹好不好？”

玉凤拍手响应：“好！这样我们进城也有个相互关爱，相互照应。”

她们两人把目光同时转向玉洁。终于，她们看见玉洁郑重地点着头。她说：“我们都知道是同年所生，只是月份不同而已，正是同年不同月的姐妹。”

玉凤抢过去说：“玉兰正月生，是大姐，洁三月生，是二姐，我五月生，三姐。我们现在就在母校里拜天地！”说完，扑通一声双腿跪地。

玉兰笑了，“好，我是大姐，当仁不让。不过没有必要跪拜，我们可不是桃园三结义。”牵起玉凤，“起来吧，我的三妹！”

玉凤：“好，那我们就宣誓。”

玉洁一声不响地先举起手。玉凤自然也跟着举起手来。玉兰也将右手举过头顶：“我们三姐妹宣誓：永结同心，进城发展，相互关爱，开拓前程！”

三人正儿八经地宣誓之后，紧紧拥抱。

玉凤说：“我们进城，定要混个样儿来！”

玉兰说：“别忘了，我们进城是求发展，努力实现人生价值。”

玉洁虽然宣誓了，对于前途似乎信心不足，说：“三玉中我最笨，只怕难以和姐妹们相比。”

玉凤截住：“拉倒吧，你不是笨，是本分。进城了会改变自己。”

玉兰也开导了一番，而后约定校园分手以后，各人回家作好安排，各自选定时间各自进城，去宜德市相见。并且叮嘱，一定要记住相互关爱，条件成熟时，大家团结在一起创业，大家一起辉煌。

“洁！”玉凤忽然叫了声，对洁丢了个眼色。

院 墙

玉洁顺着玉凤眼色抬头望去，见不远处站着周南鹏。那是个一米八高个的帅小伙子，她和他在高三时就神秘相恋。玉洁心里想，他什么时候悄悄来的呢？

“去吧！”玉兰推玉洁一把，随即牵住凤的手，“我们走我们的，凤。”

走不多远，玉兰突然回过头，冲玉洁背后喊：“喂，进城的事，和周南鹏可要认真商量好啊！”

玉洁回头一笑。

怀志进城

初春携带着冬天的寒冷匆匆走来了。树木还萎缩着身子，仍在抵御风刀雪剑中。百花还不曾开放，在母亲们腹中正孕育着，等待春天的到来。

甘玉凤清晨出门的时候，山还在晨雾中，溪水在山脚下薄雾轻纱里流淌。那些抢早洗衣女还没一个来溪边，她已经拎着旅行包悄悄走过木桥。木桥只用两棵树并拢横过5米多宽溪面，放在溪两岸。山里人历险惯了，可以和走大路一样走过。甘玉凤初、高中都是走过木桥去县城读的，今天又走过木桥去城里打工。玉凤人样长得特别好看，高挑个儿，机灵活泼，与玉兰、玉洁相约进城闯荡，盼着能闯个前程。如今山里女，读书和没有读书的，除非不能行走，谁不进城淘金？但她和结盟三姐妹与那些没文化的山里青年男女有点不一样，不光为了赚钱，是怀了很大志气进城的。

翻过九九八十一岭出山窝，玉凤看见从四面八方往城里涌的女伢男伢，何止万千，这是渡长江的解放大军，是爆发的山洪，是涌动的春潮。媒体说

这就是时代潮流奔腾。世界上哪有比这还多的打工族，中国真伟大啊，世界真伟大啊。

比起结盟大姐刘玉兰以及结盟二姐韩玉洁，甘玉凤要晚半年多才上路进城。本来相约九月左右起程，不巧因母亲突然患病，住一个多月乡卫生院病才好。出院回家的母亲力劝她干脆过了年再上路。听了大人的意见当然就误了时间。她们县一中三才女都生在穷山窝窝。考取了大学的她们因为家境不济，都不能升学才不得不相约放弃求学，走另一条道路：向城里进军，进城发展。她们相信鲁迅先生说的“世间本无路，路是人踩出来”的，有志青年自己开掘新路。每个人从走出校门走上社会起都要走自己的路。

村里年轻人多数去了深圳打工，而她们没有去远方的深圳，相约到比较近一些的长江中游的宜德市，距家乡只不过两天行程。车速很快，像飞一样。玉凤心里还很紧张担忧生恐翻车。不过这是多余的，终究很顺利地平平安安到达了宜德市。只是一时间没法和另两玉接上头，相互见不着面。她急着自己寻找工作，可是寻过三天根本没门。这时她才觉得城里世界真小，小得容纳不下她这个失学才女。看来真如玉洁所说，前途渺茫，很难混出个世界。决定来宜德市之前，她们没经验，并未认真分析这座城市工业不景气，多是服务业或者商业。而服务业诸如大酒店服务员、坐台小姐等工作则是她们所鄙夷不愿意干的。进城前妈妈一再叮咛咱是文化人，不要进大酒店更不要当三陪小姐，那是下九流，坏德败风俗。然而说来容易做却难，找事干门儿太窄。好工作，高尚一点的或挣钱多的，据说人家城里人才轮得着。说酒店服务业不香吧，还没有空位呢，农村妹不能不往大酒店挤，干下贱事儿。找工作这么难，更不用说理想工作了，她能不叹这个世界的的确确太小吗？

玉凤心灰意冷，几乎动摇了志气，但别无选择，只好拼命寻找。好不容

院 墙

易找了个事儿，进了一家洗车店当洗车工。心想干了再说吧，先站住脚再进一步找好工作。店老板是郊区来的，店正处在进市区路口，生意不错。日夜两班洗车经常忙不过来。她渐渐随遇而安，一而再自我劝慰道，寻求出路不能急，鲁迅说过世界上本无路，路是人走出来的。说来这活儿很简单好干，拿着水龙头往人家车上冲水就是，冲完了擦干就得了，没有什么复杂的。不用学习就能上班，人勤手快就行。开始几天干得挺累，腰痛腿酸，干了几天就强多了，已渐渐习惯。第一个月下来，得三百元工资。不过老板将这一个月三百元工资给扣押了作抵押金，说是免得你跑了，你要真跑就扣下这三百；而第二个月又没发工资上手，仍扣押作抵押金。从第三个月起才正式发给三百元工资。玉凤心里虽然咕咕咚咚可是不敢吭。为了今后的路，忍辱负重吧。

这一天，一辆乌黑锃亮的小轿车开至玉凤洗车场地停下，车主打开门下马来朝她笑笑，算是打招呼。她早在前些时就发觉他很随便，特别温和、热情，总是找她洗他的车。哪怕站队，也得等她洗。而且他的车洗得特别勤，隔一天来洗一次，从不间断。她和他已经混得很熟，仿佛成了老朋友。

“老板，你真爱干净，隔天洗次车！”她笑着说。

老板笑着回答：“保养爱护车，延长车子寿命嘛！”

虽然和他很熟了，几乎成了很好的朋友，但她没敢问他尊姓大名，也不清楚是什么老板。看上去他年纪不过二三十岁吧，不会超过三十。瘦长块头，身材伟岸，挺像个人样儿。而皮肤稍黑，不完全像城里人。

“你这车还挺新啊，花多少钱买的？”因为熟，她边洗车边问。

他在她身旁，她进他进，她退他退，说：“花钱不多，四十八万，不贵。”

她吓得舌头往外一伸，潜台词是：乖乖，吓死人，还说不贵呢！

他问：“你干这，多少钱一个月？”

“三百。一年三千六，百年三十六万，打一百五十年工不吃不喝才能买你这车！”她真的不敢做这个梦，四十八万，这是个天文数字啊！哪有那个福气？不过在她心里的确非常羡慕，也很钦佩。这城里和她山里农村真是天地之隔，马路上除了大车，尽是漂亮的小轿车。她们家山区连小轿车笛笛叫的声音都没听说过。唉，只能是望洋兴叹了。不，望车兴叹。

他哈哈笑起来。“你工资太低啦！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，宜德市这地方都这工价。”

他没说什么，好像把话压在嗓门里了。

她开玩笑激他：“你又不帮我找个工价高的事儿做！”

“事儿倒有一个，看你愿不愿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管办公室的卫生，来客了倒倒茶递递烟。”

她笑了，很好看的笑。不过她半信半疑：“真有那好事？挣多少钱一个月？”

“比这里当然高一些，八百。”他漫不经心地说。

她停下冲洗水龙头，看住他：“你拿我开涮吧！”

他并不正面回答，一本正经地：“你要是愿意，我后天就领你去上班。”

甘玉凤不敢信实了，又开始了冲洗：“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啊，山里爹娘生我定了我山里人，做梦吧！”

他没有说话，在一旁等她冲洗完车，付了洗车费。她接过钱，忽然伸出右手小指，要与他拉拉钩：

“你要拿我逗乐，你就是小狗！”

院 墙

他没有伸出小指和她拉拉钩。钻进漂亮的小轿车，然后头钻出车窗，声音不高但话音很清亮：“你做好准备，后天跟我去，一定！”

没听见发动，车子“哐”叫一声悄然地走了。她一直望着那小车飞样离去，再也望不见了似乎还心驰神往。直到有个车主喊她洗车了，才回过头来。一面洗车，耳边还一直响着那句话：你做好准备，后天跟我去，一定。她不敢相信这声音是真的，天上哪能掉下馅饼啊，那就天下没有穷人了。可她又害怕不是真的，宁可信其真，不愿信其假。她想应该真的作好准备，首先辞去这个低工资的洗车工，单等那个阔老板来领她去做新的工作。然而想来想去，却又没有勇气找老板辞去洗车工作。几次想开口，话到喉头又咽了下去。要是那个阔老板不过是开她的玩笑呢？盲目地辞去寻之不易的洗车工作岂不是砸锅了？思来想去心里不住翻腾，干活没心肝，车主指指点点说洗车不干净。她也不敢犟，没擦干净再擦，没冲洗好再冲洗。

“哐！”

第三天甘玉凤正忙着，听见这熟悉的轿车叫声。迅急调头看，心里一阵激动，黑亮亮的小轿车已停在了身后。她对着车子莞尔一笑，是从心里发出的。霎时心像锅里水开，兴奋得直翻腾，迅速把正洗的车洗好，忙将冲击力很强的水龙头射向黑亮亮的小轿车。

“帮忙的事儿办到了？”她边冲洗边问，有些迫不急待。

“君子无戏言嘛，坐我的车同去吧！”他微笑着说。

她回了个动人的笑点头，急不可耐地但过细地洗完车，放下冲洗龙头鼓起勇气去找老板辞工。

想不到老板竟然不答应。她却坚决要辞，僵持半天。

“要走可以，一、等我找了接手工你才能走；二、本月工资没有了，六

百元抵押金不退！”老板说。

“那为什么？”玉凤说，“不干了，不给工资，也不退押金？不合理！”

“哪有那么多合理呀！你当理是什么？不到一年就反炒我做老板的鱿鱼，不退押金，不满一月不发工资，这就是理。如果不招一个接手进来你就走，我还得扒你的衣服！”

“天是黑的！”甘玉风气不忿儿。

“没错，天是黑的，你没地方去讲理！”老板理直气壮。

车主一旁听不过耳，欲上去打抱不平，被玉凤以目劝止。她含泪送走他，而后心地不平地给别人洗车。她不知道怎么办，轿车主还能帮助推迟去上八百元的班不能。可惜当时自己老板在场这话不便说。或许他会帮助的，那是一位热心的好人。但这毕竟是自己一厢情愿，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。她的心惘然若失，渐渐忧闷充塞。受了老板的奇耻大辱，人家还会过问这事？十有八九不会再帮忙了。并且还应该向人家赔个小心。

第二天上午八点钟，想不到那熟悉的“哐”声突然在马路旁叫过一声。玉凤很敏感地拗过头去看了一眼，正是黑亮亮的小轿车在马路边停下，但没有驶近洗车台。她立马环顾四周，未见自己的老板在场，很好，迅速撂下洗车枪跑近漂亮轿车。不等她开口，他在已开启的窗玻璃里说：

“走，上车！”

就上车？这似乎有点突然。她想上车，但犹豫着：“能不能等几天，这个月做满了我拿一月工资就走。”

他不屑地：“不消！不就三百块钱吗？我给你。不必向你的猥琐老板打招呼，衣服也不必去拿了，这就走，要不然会有麻烦！”

是啊，舍不得那钱和衣服，就去不成了。她没多说，点一下头，回头将

院 墙

那辆正被洗的桑塔那洗完。好担心好紧张好害怕，手直颤抖，似乎捏不住洗车枪。眼睛不住睨那边开着的门，担心自己的老板会随时从那个门里出来，发现了她，不，发现了那停在马路边的黑亮的漂亮小轿车。老板会盯紧她，不放她走。好不容易洗完眼前的车，放下洗枪，做强盗一样急速钻进已经为她而开的车门。心像一张蒙紧的纸紧张得要破了。那洗车场终究被抛去，早没影没踪。在市里一个居民区的楼房前，黑亮亮小车停下来。车主没急着开门，侧过脸笑看她。笑得玉凤心跳。在这位大男人面前，她羞涩地脸红了，少女的心烫了。

免费午餐

“到啦？”甘玉凤问。望望车外的楼房，似乎不像是她将要去打工的地方。想问去什么单位打工。

“那里，”他说，当然是说她要上班的单位，“那里原先有一个管办公室卫生的，暂时还没走，等她走了你才能接班。”

她心咯噔紧缩了，不知是紧张还是着急。已经离开了洗车店，去哪里等呢？身上分文都没有，拿什么生活？更何况自己衣服都没有带出来，拿什么换洗？

他像看出了她心里的担忧，笑笑说：“不用着急，我以前在这里租了间房子，还没搬过来住。你先住着吧，我暂时不想搬了，房租归我付就是，放心吧。”

“那……？”

她心里迟疑着，但出于无奈，愿意不愿意地跟他下了车，走进了这间楼房。上四楼一套两室半一厅房子，厨房卫生间全有。条件倒是不坏，只是她心里突然不是滋味，是紧张？是疑虑？再不就是反感。心凝成了团，一股怒火升了上来。他凭什么为自己租房子？秃头上的虱子明白着，没安好心，想玩弄自己。在山里时就听说的女伢被人包养二奶，想叫我干那事？玉凤心中那个热心的好人，刹那间变成了坏人，不怀好意的家伙。

“不不，我不在这住！”她突然坚决地说，转身抬腿就要走，仿佛这里是个危险的魔窟，走慢了就会被魔鬼捉去。

“你看你看你，性急什么？”他不急不慢地说，“把话说明白了，你真要走，我也不能强留你呀！”

她像在父亲面前耍小脾气样，对着这位熟悉的陌生人质问：“你凭什么给我租房？凭什么说是真心帮助我？不就是让我洗过几十次车吗？至今我连你姓什名谁都不知道，安的能是好心吗？”一连串话像铁葫芦扔过来，不等回答，她拔腿要下楼。

“你要走可以，话总得说清白吧？”他叫住她，微微笑着。

她看看他并没有强迫的意思，更没去关上让她随时可以逃走的门，冷静了些，只用质疑的眼睛瞅住他。

“你这一走不要紧，我好心成了驴肝肺。”他说，“我也是农村出来的，知道农村进城打工的艰难苦愁。见你早晨到天黑站着操作，能不累？辛苦一个月才三百元，我同情你帮助你另找个事儿干，轻松，收入也高得多，想不到你反生了疑心。好了，我已经说明白，你要走可以走啦。”

她诘问：“农村进城打工的比牛毛还多，差不多都是工资低的，路很艰难，你同情得了？”